

戰鬥中的砲兵

鐵
粘

——我們勇敢的砲兵怎樣作戰——

一 兩三天打三個仗

破曉正太路是一九四〇年百團大戰的中心任務之一，砲兵當時的任務是配合十旅（范子俠旅）「掃蕩個正太路上的龍骨」之一的桑掌橋（一百二十米遠達的大石橋）。

八月二十一日，黃昏時，山砲連的趙連長和一位觀測員，兩位偵察員，一同從二十里外的地方向桑掌橋出發。選擇砲兵陣地。八月的天氣，日子已漸漸短了，走了十幾里地，暮色已星星也。路加遠起來了，鳥聲不啻落盡了月聲，連騎趕馬的小鬼星也找得難以露面了，在戰鬥的情況下，敵情時刻不停的在變化着。深入敵佔區後，原來兩位偵察員也弄不清楚竟往什麼方向走不會碰上人，還怕呢？不到桑掌橋如何確定砲兵陣地應該設在那裏啊！完成任務的決心便使大家不顧一切的繼續前進，在離桑掌橋三里地的一個村子裏，趙連長找到了維持會長，他說他是縣政府的軍，要到桑掌橋的方向去做工作，請維持會長告訴他真實的敵情，我們馬上要攻下這一據點，朋友！你放心吧！

當趙連長走出維持會的房子不多遠時，步兵前來了，趙連長明白了情況後，就跟着面出的山砲連找陣地去了。天是這樣的黑，砲兵陣地選擇在河灘上，因為看不清楚敵情，判定不到距離，山砲無法裝定距離瞄準，藉機開砲彈的火光打了三發砲彈，一發命中了，那副發偏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射擊，那是浪費彈藥，因此決定暫停攻擊。范旅長和趙連長兩人從砲兵陣地繼續向山下河灘摸進着，在接近敵人不到一百米遠的地方，有一溜狹窄的豆角地，當時決定砲兵陣地就設在這裏。

敵人已經和我們接近一次火了，敵人不時的打着冷槍來耗個，並且是隱密在石牆下，僅僅

作啊！年輕的熟練的把面就

不覺的把面就

百發百中的時

在過去，東方已遠逝

在這個時候，在樹林

的壽命。在樹林

山砲開始射擊

敵人驚慌的

着第二、第三

恰恰都從一個地

面被打垮了，這

「嗚嗚！敵人快被

「嗚嗚！一霎時間

的離莊聲音震撼

的功夫，敵人全

路上的龍骨」

毀了。

試一個戰鬥勝

擊距桑掌橋十五

旅長約好了步兵

擊，砲兵的發射

運到了破曉開

圍有殘石橋的草

陣地，恰恰與時

的門口，敵人車

直的地口射了一

在石牆下，僅僅

利結束後，接着就是攻
里的坡頭車站。這天范
分三路向敵人的車站合
擊。是步兵團鋒的信號。
水開始有些上漲，山
車站的河對岸，在一個
樹叢裏，砲兵安設好了
頭車路向在一排相對的
站四周了石橋，在車
砲兵，身子全體擺擺
出一個個袋風子。山
我們是這樣的力量，
就迅速，就是人不知鬼
不到新地來了。正在這
時候，黎明前的黑暗已經
漸漸露出魚肚的白色。敵
旅長發出白電聯合總攻
砲隊先行發射剛發之後
了。第一發砲彈出去，
砲就停止了爆發；接
着，第四發，四發砲彈
方穿透過去，鑽破的一
時砲隊長親自高呼着
我們打死敵人的頭堡打
我們打死敵人的頭堡打
「嗚呀！」「殺呀！」
了兩岸的山壁，不敵
都被我們消滅了。「正太
的鐵拿橋就替我們炸
利結束後，接着就是攻
里的坡頭車站。這天范
分三路向敵人的車站合
擊。是步兵團鋒的信號。
水開始有些上漲，山
車站的河對岸，在一個
樹叢裏，砲兵安設好了
頭車路向在一排相對的
站四周了石橋，在車
砲兵，身子全體擺擺
出一個個袋風子。山
我們是這樣的力量，
就迅速，就是人不知鬼
不到新地來了。正在這
時候，黎明前的黑暗已經
漸漸露出魚肚的白色。敵
旅長發出白電聯合總攻
砲隊先行發射剛發之後
了。第一發砲彈出去，
砲就停止了爆發；接
着，第四發，四發砲彈
方穿透過去，鑽破的一
時砲隊長親自高呼着
我們打死敵人的頭堡打
我們打死敵人的頭堡打
「嗚呀！」「殺呀！」
了兩岸的山壁，不敵
都被我們消滅了。「正太
的鐵拿橋就替我們炸

就在牆邊，掛排張大升。板橋驛！！煙成了一片，空臨風招展。

砲新換砲臺

徐江被收復了，敵人從遼寧公路撤向水似的前方節節潰退，最近近鄉（左權縣）城門五里的石匣據點，被我們包圍了；退回遼縣的敵人，一面由石匣和兩門追擊砲，就繞線在右匪壘前作爲緩衝部隊。敵人雖然吃了不少散仗，可是還很驕傲，他那門七生的五的山砲就在石匣據點的碉堡前大樓大樓的排列着。

九月二十五號那天，跟隨山砲連的朱副營長就帶着一名戰馬到敵入掘斷附近偵察，選擇兵陣地，當接近敵據點二百多米的時候，敵人那門放在山的砲像黑光似的閃火來開炮長的炸響，這一下使得朱副營長就像個人飛野獸那樣撒着。很快，砲兵陣地選擇好了。

山砲連的二砲在離火不遠的一個野地裏集結，朱副營長講話：「……我們今天的任務是配合陳旅（神騎旅）九團要拿下這個石匣據點，我們的砲隊要在二十一號的廿四（蓋檢公路上大的路）門口中負了傷，防后當然填了。」

也格外光明燦爛了似的。

中午過去了，太陽逐漸西移，這時候我們的砲兵進入了陣地了，第一發砲彈就打中了敵人的砲堡。這一下使後援及擊斃的步兵們不禁拍手叫好起來。第二發砲彈又發射出去了，就在這個時候，敵人的三架飛機轟轟的飛來了，他教有我們沒有飛機，沒有高射武器，飛砲那樣低，使得機平達到砲口，機關槍掃射着，炸得東一個，西一個的打下來。這時我們的一個副班長帶花丁，還有一個通訊員也掛了彩。胡旅長雖然整了花，但裏一髮出去，仍然在砲陣地堅持着，這大大感動了其他的砲手，一種復仇的火迅速撲滅與敵的在每一個人的胸腔裏燃燒着。打了一個勁兒的力！不管它炸機、大炮、機關槍的火力是怎樣猛烈，我們的山砲仍是不住的吼叫著。當打到第七發的時候，敵人的砲堡完全被打塌了，至於敵人那門新搬的山砲，早在我們砲火壓制下，則在無聲了。殘留的一些敵人從坍塌的砲堡中跑到交通要處，頑抗者，我們的砲火又從側面襲擊到交通要處，一發、兩發……發發命中，敵人逃到那裏，我們的砲火又到那裏。

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外面下着大雨，張大昇頭上頂了一件翻過來的那老羊皮襖，走進了高余的密門——本來他是來通知高余計，叫他明日一早到村長那搭開會，不料碰到這樣事情，他就通知開會的事情也忘記了，急忙去帶部生歸到城裏三旅衛生部去，他倒很有信心的拉攏着高余辦法：「上月咱在城裏有辦法，不上咱在城裏廣慶堂上看過，南關王東萊越娶妻，把預後斬了的，跟人家王部長取出的，對莊人家都看見了，拿個子泡湯的，呵！還有！」

高余格臥在病旁邊，低着頭，眼睜睜直視着地下，他真是一點主意也沒有，聽了張大昇的話，他想着：「人」反正是要了，抬到隊伍上去這一下也好，好壞就這道——一擄子

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外面下着大雨，張大昇頭上頂了一件翻過來的那老羊皮襖，走進了高余的密門——本來他是來通知高余計，叫他明日一早到村長那搭開會，不料碰到這樣事情，他就通知開會的事情也忘記了，急忙去帶部生歸到城裏三旅衛生部去，他倒很有信心的拉攏着高余辦法：「上月咱在城裏有辦法，不上咱在城裏廣慶堂上看過，南關王東萊越娶妻，把預後斬了的，跟人家王部長取出的，對莊人家都看見了，拿個子泡湯的，呵！還有！」

高余格臥在病旁邊，低着頭，眼睜睜直視着地下，他真是一點主意也沒有，聽了張大昇的話，他想着：「人」反正是要了，抬到隊伍上去這一下也好，好壞就這道——一擄子

變得很慘白，呼吸也不明顯了。王部長、魏主任、醫生和護士們，都洗過手，穿好了手術服的手術衣，消毒好了手術器械，藥品也準備齊了，馬上動手術給產婦施行手術。

醫生給產婦上了全身麻醉針，每隔三分鐘後，又連鞘上注射了三針強心針，又在陰道和大腿根部都經過了嚴密的消毒，然後在產婦的全身蓋蓋好潔白的、消過毒的手術巾，手術就開始了。

首先接生了胎兒的頭部，用剪剪開了陰囊，產產物露了出來，隨後慢慢地往外取，十分鐘後，失原形體的胎兒取出來了，因為斷帶斷了，胎兒和胎盤不通，又是十分鐘後才取出胎盤，由於楊家驊把陰道抓環鬆過多次洗滌以後，才包裹起來。前後手術時間，大約有一點鐘。胎兒下地後了，慢慢算是脫離危險期了，慢慢清醒過來，她很奇怪，爲什麼身子輕得多了。肚子也不好，好壞就這道——一擄子

未死的阿Q

默涵

阿Q被他毆了幾十年，但他的靈魂，却附着在這些國民黨弟們身上，至今還沒有死。

比如吧，阿Q是愛面子的，他所怕的，是別人提到他的癩頭瘡。只要有人在他們面前說到「癩」或近於「癩」的字眼，阿Q就要拿捲煙紅的發起怒來，估定了對手，口頭的，他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國民黨當局者也有個最怕人批評的癩頭瘡——專制主義，只要有人指肘他這個癩瘡，他也要拿捲煙紅的發起怒來，估定了對手，給以不同的報復：對於盟國的輿論，他統說是「愚弄」、是「成見」、是「受了共產黨利用」（據中央社電訊），甚至於是相傳了「敵寇游奸造謠作祟」，是「無異於幫助敵寇漢奸宣傳」（蔣介石發十節演說），對於國內的報紙，他乾乾就呼你開天窗，如果開出來了，就逼著你改版或即停刊。

但癩頭瘡的痛在阿Q頭上，有什麼辦法去！他自己不爭氣，發怒息，卻又怕人隱視

擊敵人的步兵還未見來，趙連長着急了，怎麼還不來呢！再不來天黑了，砲就不好開了。他和護衛山砲的跟隨第六連的營長、教導員商量着：『現在，一貫狡猾的敵人，這一次可是上來了，一個大當，抵抗已經是太遲了，一大五高、一大文方，兩層重砲的大陣像被我們的砲轟垮了，車站的藥房被我們的砲彈炸毀了，步兵們衝了進去，勝利品一件一件的被我們搬出來，連我們的砲兵也親自得到了兩部電話機、三款子電話器，還有軍車皮鞋等等。我們的砲兵又在十旅中建立了一種其良好的威信，旅長和政委都說：『這次你們砲兵配合我們，對我們步兵戰鬥情緒的提高起了不少作用，正規訓練僅僅半年時間的砲兵，能打到這樣成績，真是不容易呀！』』

更是滿肚子不氣與：『媽的！砲彈打了八發，還個男兒像這樣把它吞下，這一個正在這個時間，旅部送來了一份捷報，那上面寫着：『檢獲公路上小當底總數已於××日為我軍克』』

像個鐵砲二百七、八十米，精明！小心敵人的擲彈筒。』最後他又背定面愉快

的說：『今天下午四點鐘開始攻擊，你們砲兵開砲，我們步兵就衝鋒，要緊決打啊！步兵們已提出，

發生在高全家的事情

[illegible]

二 繳獲敵人兩門大砲

邊市三鄰北園子村商全聚，正發生這一件事。

想：這是不

了啦！

「我不行啦……」
受罪！……我的命呀？
像這樣活
吸氧……
他內心是有些相信衛生都能救活他婆姨了，但現在快的恢復了健康。

將的聲明，說「打敗日寇必須依靠中國戰場的配合」，全世界都已經見，現在也並沒有改口。他們對中國戰場的有切身的利害關係，不見得就會隨便被欺。正因為照理不該欺中國戰線，因此看見國民黨自己這樣不爭氣，放出息，百萬大軍，從河南跑到桂林，全說中國軟弱，才會舉世譁然，聲急之至。却聽他還好意思向別人發「警告」，叫別人不要輕視中國戰場，這是什麼態度！

阿Q還有個法寶，是把握「的光榮」（當然是阿Q以為的「光榮」），當做自己的。趙太爺在未莊吃得開，他就宣佈自己是趙太爺的僕家。美國軍隊在太平洋上不斷的打勝仗，國民黨當日的老前輩們就覺得是等於自己打勝仗了。中國正軍在戰場上的失敗，分明延長了國難日反政勝利的期間，但何應麟不但引咎自責，還厚着脸皮說：「吾人最近勝利，亦已在望矣。」究竟這個「吾人」是誰？「勝利」要誰也利不到答覆。國民黨老爺也像阿Q一樣，大概是準備躺在土壕裏做夢，等特別人「革命」成功，走過土壕關，叫道：「阿Q，同去，同去。」於是「同去」——搬東西！吧！

有一個這樣的笑話：

一個老漢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名叫「年紀」，二兒子名叫「出息」，三兒子名叫「笑話」。有一天，三個兒子一同去割草，老漢在門口等他們回家，遠遠看見大兒子手裏拿了一把草，二兒子空著手，三兒子挑了一担。老漢自贊口語道：「年紀一把，出息毫無，笑話一担！」

你看，這笑話，用來形容蒋介石的國民黨，是最恰當沒有了。

是一九四〇年的百領大戰第二階段罷？我們的砲八連的第一砲連配合旅旅的主力七七二團，要拿下敵人的大營懸榆砦呢？敵當時敵情是這樣的：敵軍是紮結在東關的榆砦中學和城門樓的大營堡及幾個小舖裏，敵人有一個中隊，武器方面不僅有機關砲，擡師筒，而且還有兩門架設式山砲。是九月廿一號的夜晚十一點鐘的左右，砲八連奉命從榆砦的南門外，渡過一條河，轉到西門入城去或擊敵人。天上雖然有些星星，但大埔還是黑沉沉的，

的，可是總歸在砲八連的每一個人心目裏的却是一輝龍輝的烈火。當團長走近城垣時，敵火已經發覺了，但敵在這五六丈高的，兩三丈高的磚石砌成的，大營堡裏的黃色野戰門，仍是點着燈，喝哨，打牌，尋茶，他們滿以為還不是游擊隊降下來，懸榆砦，打他一陣子，懸榆砦，擡師筒，大砲，還不就得了。這些野戰門也就更沒有想到他們的生命就要覆亡了。在城中則，有一處被敵人焚燬了半間的舊樓，敵人的大營懸榆砦三百多來的人，隨身，砲車，

「娃他爹！你快想個辦法吧！這回可不穩當那幾個娃呀！哎呦！……痛！天呀！……」

高金婆的肚子，一陣陣痛得像刀割似的，她想：前四胎都很快快的養下了，這回不知怎麼，從二十四天了，只是出來一窩手，怎麼也養不下來，過去，聽老人生人說過，像這樣，「橫生」是不容易養下的。整四口不吃一匙東西，手是軟得沒有一點力了。

高金婆已有高金和陳家表親生在燒炭，過去誰也沒有見過這口娃，是不見一絲兒口氣，是不見一絲兒

「哎呦！娃他爹！你快去請前邊楊淑齋來（老娘婆），看她有什麼辦法吧！哎呦！……天呀！……」她痛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叫喊，額上冒著冷汗，雖然她痛得這樣厲害，但娃離子還活著。

十多分鐘後，楊淑齋來了，看了看情形，幾條棉布把把擬似的說：「面黃！不怕，只怕我見得不少啊！年後後這二個娃「橫生」，還不是我收下的。不過……怕娃難救。」

高金婆見他裝腔作勢口口声声說「不怕」，老人怕

楊蜜糖聽了，就馬上跑起來，捧上袖子，左手按在產婦的小腹上，右手握緊胎氣的血脈，像拉風箱似的來回擠動。產婦用力咬牙，忍受痛楚，硬強用牙地盤，一下嚥了一聲，胎兒的手被她拉斷了。這時在旁邊的人驚訝得從椅子上跳了下來：「哎呀！一高金急得快要流出淚來了。失落地說：

『這可怎麼對呀！』」

楊蜜糖把手摸到炕上，馬上把死手抓過來，再也不住了。

「哎呀呀！再也忍不住了。」他驚慌得手發抖起來，也忍不住了。

「他也沒有接生的作出來。」

『侵略』的作者李昂諾夫

是砲手又是坦克駕駛員

李昂諾夫著的一部小說《維利哥爾姆施克斯克的攻》，剛剛出版。去年，這位作家，因為他的劇本『侵佔』，曾獲得過斯大林獎金。李昂諾夫的新小說，描寫蘇聯軍攻取烏克蘭小城市維利哥爾施克斯的鬥爭。俄國人會把這個城市改造成堅固的戰門。其實叫這個名字的城市並不存在，小說所指寫的戰鬥，實際上也沒有過。但是作者給了維利哥爾施斯克許多烏克蘭城市的典型特徵，而且描寫了紅軍所發動的攻佔該城市的典型的會戰。小說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維利哥爾施克斯的戰鬥中起重要作用的蘇聯坦克車手們。小說的中心情節，是一輛有五位職友的主戰式的戰車跟一隻逃路的豬兒——他們在德國軍隊後方殺了的村莊中追得的，像一條維爾斯坦克的豪勇的戰車，在紅軍的攻勢期間，這樣的戰例本來多得很，這一匹被殺着特勒庫羅會為蘇聯的進攻，這一匹已閉了對於戰鬥的結果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性。

李昂諾夫曾在雷巴爾科前軍——黑渡涅泊河的英雄——的軍隊中服役。那時候，這一支軍隊在托託基爾作戰。他在自己的小說裏，描寫他在前後所遇見的在激戰中中擊着的人物。例如，雷巴爾科將軍，在小說中是用魯德維科將軍的名字出現。為了描繪一切可能深入的研究他的人物，作者自己學習了坦克車駕駛員，而且親自參加了炮火坦克破役。起初做一個砲手的助手，後來做坦克駕駛員。李昂諾夫告訴塔托斯基將軍說：『我的小說，是在大學中表揚蘇聯軍事科學的功勳。現在，在戰爭過程中，坦克駕駛的科學，已經達到這樣程度，給研究出來了。在戰爭過程中，它是很很困難；要爭取勝利，需要開明道德和機智的戰士，需要人類的情緒，蘇聯人民對敵人的仇恨，以及追求勝利的不屈不撓的決心。』